

风

她静静地走过，吟唱着不知名的歌谣。

她在林间漫步，树木因她的到访而窃窃私语；野玫瑰和风信子蹒跚起舞，恳求她带走它们的馨香和色彩；獐子与野兔慢下脚步，睁大黑亮的眸子，紧张地谛听着她的一举一动。她只是无声地微笑。树叶斑驳的碎影穿透她的身躯投在潮湿的地上，随着她的步伐摇曳生姿。她举手投足间，叶片盘旋翻飞，森林甩动它青绿的长发，唱起了只属于自己的赞美诗。而她也和着树的旋律高歌，随后低声念诵这歌词，仿佛在感叹些什么。

当她踏上不远处的草地，感觉到原本被削砍、裁剪的光柱、碎光，一瞬间盛大到足以覆盖她的全身。原本头顶冲天的桀骜的蓬草，在她温柔的爱抚之下，也驯服地低下了头。阳光毫不吝惜自己的热，晒暖了她的身子。泥土的甜香从草丛里透出来，蒸熏着她的双脚。似乎因了那温暖的光和芳香，她的双腿变得更为有力。她不再满足于漫步，她想奔跑，她想跳跃——

她向远方奔跑，衣袖卷起一地的草叶。她不想停止——于是，连山峰、海洋都挡不住、留不住她。

冰雪碎屑在她的耳畔呼啸流过，笑声宛若风铃震荡；浪花水沫翻滚着，叫喊着一些奇特的语言；沙粒尘土围绕着她急速旋转，跳着一种热烈而欢欣的舞蹈。山峰在啸叫，海洋在咆哮，仿佛天地万物都在

震动，都与她呼吸相通——

过了很久很久，她终于慢下了脚步。她有些累，想找块歇脚的地儿。很快的，她发现一片废墟。

她在少数几根屹立的柱子里挑了一根，靠了过去。她闭了眼，却无论如何都睡不着。因此她环顾四周，端详这些残损的大理石柱，倾听着那些发自废墟的断断续续的歌谣，于尘土之下传来的支离破碎的哭声，她和着歌声轻唱着，眼前飞闪过无数画面，这遍地的碎石，似乎苏生了过来，慢慢聚拢成形。

于是，她想起了那座神庙——

她无法忘却它的美，即使她许久未拜访此地。

那些满壁风动的壁画与浮雕，浑身流动着灿烂的光华；布满鲜花乳香的祭坛之上，圣火在安稳地燃烧；而祭司则高声颂着太古的咒文，向他们的神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。那些生动的雕像，他们始终是静静的不说话，俊美苍白的脸上有着深深浅浅的影——可他们的衣袂，他们的手指，他们各异的面容，无一不诉说着千言万语。他们是大理石的诗歌，是人类传唱的诗歌。

她拨开泥土，找到了雕像的残骸，他们的脸上积了厚厚的尘土，早已辨不出当年的模样。她指尖到处，神祇们的真面目逐渐显露，可当她触碰到他们的肌肤，它们就化作了纷纷扬扬齏粉。于是她不忍当真去抚摸他们的脸颊，一切都是易逝的。

阳光清冷的照着石柱上日渐模糊的花纹，神庙仅存的残片即将化为尘土，化为万物，独属它的诗歌正在被生命淡忘。她突然低声唱起

为这神庙所创的诗——劳工花费数月将上好的石料运到工地，他们的汗水打湿了干燥的沙尘；几十名能工巧匠一夜鬓白，只为给岩石赋予生人的活气；祭司带着祭品走上火光摇曳的圣坛，用低沉坚实的声音为他的族人吟唱、祝祷。地面的沙尘在战栗，天空的云在翻腾，太阳正快速地西沉，漫天的云彩似乎都溅上了它的血。

当她唱的尽兴了，也不再疲倦了，她的脚步就逐渐加快。于是，连沉寂了千年的石柱也开始颤抖，它们呼喊着她的名字，呐喊声如凄凉的风笛，在无垠的大地上空久久不散。

——可她不能停留，她深知自己不是为了怀念而吟唱无止尽的诗歌，那些歌是过去，是未来，是她一直追寻的梦，是她所经历所铭记的一切——不错，她是游吟诗人，是传唱古老歌谣的歌者。她居无定所，漂泊无依，只为了她铭记的诗能被万物铭记。

她是孤独的游吟诗人，一个人唱着众生的诗歌；她是高傲的风，独自走过世界的路，只带走时间的歌谣。